

好书品读

《泡在酒里的老头儿：汪曾祺酒事广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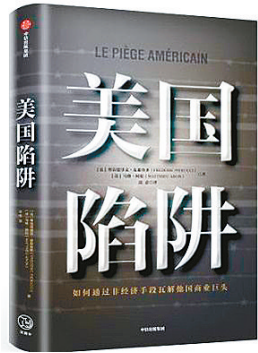


刘心武说过：“若有人研究中国文人与酒的关系，汪老绝对是一个值得剖析的例子。”读完金实秋专写汪曾祺酒事、酒史的《泡在酒里的老头儿：汪曾祺酒事广记》一书，不禁感叹：汪老真不愧是现当代中国作家中最风流倜傥的酒仙。

汪曾祺“宁可数日无饭，不可一日无酒”。酒是他的温柔之乡、快乐之源，“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有两件事可以看出他喝酒的境界：一件是他在诗里说的“更循柏叶捉昆虫”：捉的这昆虫叫豆壳虫，是用来下酒的。这个虫子专吃柏树叶子，所以要“循柏叶”去找、去捉。他不但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捉昆虫下酒，后来到观音寺去做教师了，也去捉这个昆虫下酒。另一件是他在小说《钓鱼人》里写的：他搬了一把小竹椅，坐着。随身带着一个白泥

精彩书摘

【法】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



看美国如何用司法“暗箭”，将世界500强企业、法国能源巨头阿尔斯通吃掉，是合理执法，还是敲诈勒索？受害者出狱后亲述，揭秘美国通过“长臂管辖”《反海外腐败法》等非经济手段打击商业对手的惊人内幕。

突然，我变成了一只野兽。我穿上了橘色的连体服，身体被链条锁住，手脚被戴上镣铐。我几乎无法行走，也无法呼吸。我是一只被捆绑的野兽，也是一只掉进陷阱里的兽兽。

昨晚，他们把我关进一间单人牢房。整个房间弥漫着一种浓烈的气味，我几乎要被重晕了。房间没有窗户，只有一道极小的裂缝。透过裂缝往外看，我隐约看到一个阴暗的院子。我听到各种噪声、争吵



《时间的果》
作者：黎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黎戈的书，总能吸引到我。她的生活带着一种调与冲淡，正如她读哲学时，就着日本的工艺书，以避免让自己陷入思虑的空虚。精神的食粮与尘世的生活，都是她文学的养料，让人窥见鲜活的生命血肉。



《救赎游戏》
作者：张弛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一个故事，却牵扯出三桩案件。文中处处都是伏笔，你以为可能就是一句简简单单的描写，但看完后你会发现这都是与后文呼应的。救赎游戏，没有救赎，有的只是伤害。只有法律允许范围内采取的自救行动才能称得上救赎。



《候鸟的勇敢》
作者：迟子建
人民文学出版社

候鸟成为正义的讨伐武器，死亡变成正义的目的地。瓦城穷人永远对富人持着仇恨的心态，因为他们追求权利而不得，在缺失发言权、行动权等各种权后，以至于相信神话，把惩治的权利转移给神。

汪曾祺的“酒事”

小炭炉子，一口小锅，提盒里葱姜佐料俱全，还有一瓶酒。钓上来一条，刮刮鳞洗净了，就手放到锅里。不大一会，鱼就熟了。他就一边吃鱼，一边喝酒，一边甩钩再钓……想必这个钓鱼人是汪老的精魂幻化而成的吧。喝酒喝到这样的境界，用传记作家李辉的话说，可谓“散淡与幽默天然合成”。

汪曾祺喝酒似乎秉承天性，加上祖辈父亲的浸染、乡贤余风的熏陶，使他从小就与酒结下不解之缘。喝到后来，汪老喝上了瘾，生活中离不开酒了。1982年，汪曾祺、林斤澜、刘心武一行去西安参加活动，贾平凹、和谷去火车站接站。“一起走到大雁塔十字，却不见汪老了，老林做了个饮酒的动作说，一定是来酒瘾了。我们一行进了路东的国营食堂，果然见汪老已经买了酒，正端着小瓷黑碗仰头畅饮。他有时甚至不顾形象，一边走路一边喝酒。据何志云回忆，有一次在浙江桐庐参加笔会，一天中午，何志云“在大街上远远看见汪曾祺满脸通红地逡迤而来，跟在一旁的韩霭丽见到我就叫起来：‘你看这个汪老头，说口渴了，买了瓶绍兴酒就这么一路走，一路喝’。”

汪老的字画在文学圈的口碑极好，所到之处求字求画者甚多。他有古人遗风，微醺之际，写字作画，最是痛快淋漓。有一次去云南参加“红塔山笔会”，“每饭不

离酒”，故也留下不少书画。云南作家张长有记：“1991年5月，中国作协组织一些作家来云南参观访问……我当即请凌力和汪老到家中小坐，并嘱家里赶紧准备几样小菜。家里人为临时弄不出更多的菜深感不安，汪老大声说：‘有酒就行！’忙不迭把日本翻译家川口孝夫先生送的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打开，那一天他果然喝得非常尽兴。”汪老乘酒兴，一口气给张长写了两幅字。

“朋友来了有好酒”是汪老的待客之道。据他的女儿汪朝说：“爸喝酒不但喜欢自己喝，还喜欢劝人喝，来了脾性相投的朋友，是他兴致最高的时候……有时晚饭已经吃过了，汪朗的同学来了，爸也主动地拿来酒杯，力劝人家‘喝一点’，还去弄个下酒菜。”

汪曾祺一生善饮嗜酒，留下许多趣事，也出过一些“洋相”。随着年龄增大，夫人控制他喝酒。有一次，他借买菜之机，偷偷躲在森隆饭庄喝酒，不知怎么的把随身带的小酒瓶给搞丢了，回家倒空了菜筐，也没有找到。第二天再去森隆饭庄找，远远看见那瓶子被高高摆在货架顶上，他激动地快步上前，指着小酒瓶对服务员说：“那是我的！”服务员是个小姑娘，忍了半天才憋住笑：“知道是您的！昨天喝糊涂了吧？我打了酒一回头，您都没影子了。”

飞机上广播后的灾难

声、尖叫声，以及不间断的狗吠声。这简直是一场噩梦。我已经8个小时没有喝过水，又饿又渴。自从在飞机上听到那条简单的广播后，我的生活便发生了剧变。

先来说说那条机上广播。

国泰航空的空姐用甜美的嗓音和地道的英式口音播报了一条听起来无关痛痒的消息。空姐的声音虽然温柔，但却宣告了一场灾难的降临：“皮耶鲁齐先生，请您下飞机前先到机组人员这里来。”

这时，我乘坐的这架波音777刚刚降落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跑道上。

我在黎明时分离开新加坡，在中国香港中转后，经过长达24小时的飞行，现在已筋疲力尽。

这是2013年4月14日晚上8点整。驾驶员对飞行计划掌控得十分完美，分秒不差。这条广播在飞机到达机场时响起。

难道当时我丝毫没有起疑？虽说已经习惯了各种长途飞行，但是因为时差，我头昏脑涨。45岁的我，先后在阿尔及尔、曼彻斯特、香港、北京、温莎（美国康涅狄格州）、巴黎、苏黎世等地任职，现在坐镇新加坡。20年来，我在全球飞来飞去，为我的人奔波。我听过好几次这种广播，它要么是提醒我官方约会的时间被调整了，要么是帮我找回了在一次中转时丢失的手机。

因此，我没多想便来到了机组领班的面前。然而，这位年轻的空姐却满脸尴尬。机舱门已经打开，她胆怯而不自然地向我指了指门口等着我的一群人——一个女人、两三个穿制服的人，以及两个穿便服的人。那个女人礼貌地跟我核实了我的身份，命令我下飞机。几乎在我说出姓名的同时，其中一个穿制服的人就抓住了我的一条胳膊，并将它按在我的后腰上，然后他迅速地把我的另一条胳膊扭到我的背后，给我戴上手铐：“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你被逮捕了。”

我非常震惊，来不及做出反应，只能束手就擒。后来我总是问自己：如果我没有下飞机，那会发生什么？如果我拒绝下飞机呢？若是在我连一只脚都没踏上美国国土的情况下，他们是否还能这样轻易逮捕我？我一声不吭地就服从了。其实当时我不知道，我这样做是帮了他们大忙。因为从理论上讲，我们还在国际区域——机舱出口的舷梯上也属于国际区域。

眼下，我被戴上手铐。片刻之后，我回过神来，要求他们做出解释。穿便服的两人说，他们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我们接到命令，在机舱出口逮捕您，把您押送到曼哈顿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那里会有检察官向您说明缘由。” 摘自《美国陷阱》

微书评

好书试读

1981年5月21日，随着电视摄像机的转动，法兰西共和国新当选的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在盛大典礼中迈上了巴黎先贤祠的台阶。他将两朵玫瑰敬献在两位伟人的墓前：让·饶勒斯，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1914年遭暗杀身亡；让·穆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抵抗运动领导人，1943年被捕，遭盖世太保折磨并杀害。

——《文学法兰西：一种文化的诞生》〔美〕普利西拉·帕克赫斯特·克拉克 译林出版社

前一天，她在图书馆停车场倒车时，差点儿撞上他，尽管他没有大喊出声，却举起了一只胳膊，像是要阻挡撞上来的车，又或者是仅仅出于惊讶。不管是哪一种，奥丽芙都及时踩下了刹车，杰克·肯尼森没有看她一眼，径自朝自己的车走去——一辆小巧、锃亮的红车，停在几英尺外。

老东西，奥丽芙心想。他个子很高，挺着个大肚子，肩膀耷拉着，此外，在她的印象中，他的头向前伸着，目不斜视，表现出一种高傲自大却又鬼鬼祟祟的模样。他上的是哈佛大学，以前住在新泽西州，在普林斯顿还是哪里教书，奥丽芙不知道。

——《奥丽芙·基特利奇》
[美] 伊丽莎白·斯特劳特 南海出版公司

人们常说，时间能抚平心灵的创伤。这话大概没错，可到底需要多少年呢？确定妻子美绘子睡着后，我走出了卧室。闹钟的数码屏上显示的时间是“01：14”。我蹑手蹑脚地走到隔壁女儿的房间，打开房门。房间还保持着五年前的状态。书桌上的笔筒、时钟、迪士尼的收纳盒、书架上的书都没动。杂志也都是五年多前发行的。枕边的娃娃也只在换床单和被子的時候动一下，换好了就归位。时间在这里凝固了。

——《海边理发店》
[日] 荻原浩 南海出版公司

